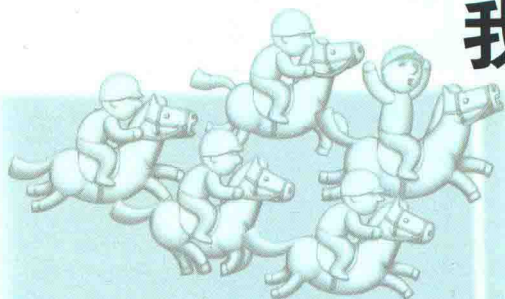


HANS CHRISTIAN 任溶溶主编 ANDERSEN AWARD

国际安徒生奖



我是跑马场老板

I OWN THE RACECOURSE

1986年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

【澳大利亚】帕特里夏·赖特森 / 著

丁浣 / 译



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

HAN&CHRISTIANANDERSEN AWARD

我是跑马场 老板

1986年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

【澳大利亚】帕特里夏·赖特森/著

丁浣/译



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我是跑马场老板 / (澳) 帕特里夏·赖特森著 ; 丁浣译. — 兰州 : 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6.7
ISBN 978-7-5422-4064-4

I. ①我… II. ①帕… ②丁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澳大利亚—现代 IV. ①K611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54891 号

I OWN THE RACECOURSE! By PATRICIA WRIGHTSON

Copyright: © 1968 BY PATRICIA WRIGHTSON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Text Publishing Company Australia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4 by Guangzhou Bright Book Publishing & Distributing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

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8-2014-199

出版人: 王永生	责任编辑: 段山英
丛书策划: 陈莹	特邀校对: 蒋静曦
统筹: 刘义良	装帧设计: 赵宇
内文插画: 老老老鱼	

我是跑马场老板 Wǒ Shì Pǎomǎchǎng Lǎobǎng

[澳大利亚] 帕特里夏·赖特森 / 著 丁浣 / 译

出版发行: 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
(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)

印	刷: 人民今典印务有限公司
开	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	张: 6.25
字	数: 125 千
版	次: 2016 年 7 月第 1 版
印	次: 2016 年 7 月第 1 次
印	数: 1~10 000 册
书	号: ISBN 978-7-5422-4064-4
定	价: 18.00 元

目 录

CONTENTS

▪ 第 1 章	星期六下午	1
▪ 第 2 章	悬崖观战	17
▪ 第 3 章	捡废瓶子的老头儿	31
▪ 第 4 章	回到现实中	47
▪ 第 5 章	墙内	62
▪ 第 6 章	安迪的比赛	78
▪ 第 7 章	遇到主人	95
▪ 第 8 章	辉煌的现实	112
▪ 第 9 章	安迪的名望	131
▪ 第 10 章	约翰的生日	142

▪ 第11章 奇怪的身份	155
▪ 第12章 兔子赢了比赛	173

·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AWARD ·

第1章

星期六下午

安迪·赫德尔站在布兰特街的便道上看伙伴们轮流玩滑板。这条街顺着陡峭的山坡进入很深的谷底，然后又向上延伸。街道的这一边，便道贴着光秃秃的高墙向下而去；另一边依坡沿街修建的一排老式房屋奇形怪状，呆笨丑陋，全部拥挤在斜坡上。每座房前各有一块方形园地。房子

低矮、窄小、难看，模样千篇一律，为弥补不足而被漆刷成不同颜色：暗蓝、幽绿、乌粉、灰白。房顶上都架着电视天线，像一把把样子怪异的太阳伞。

这是星期六的下午，阿平顿山纵横交错的街道十分安静。可是孩子们仍得小心掌握着滑板的滑行速度，以免汽车突然从侧路冲出来。他们挨个儿像小鸟一样飞扑着向山下滑去。滑板的轮子在柏油路上欢唱着。接近山底有一条叫瓦多的街道与布兰特街交叉，顺着平缓的长坡向左边拐去。滑板有时会拐向这个缓坡；有时也会直接冲入谷底，穿过一个入口滑上比海姆公园的跑道，再向对面的斜坡冲上一段。谁也不知滑板会冲向哪个方向。就连驾驶滑板的人已经滑出去了，也很难知道驰向哪里。风在耳边呼啸，滑板在脚下颤动，不知是否该向右倾身，直向行驶，还是向左欠身滑入瓦多街。山顶上的孩子们总会满怀期望地观望着，直到那决定方向的一刻闪过。每一次，无论滑板拐弯不见了踪影，还是一直直驶，安迪·赫德尔都会激动地大笑，那是他参与这个游戏的一份快乐。

麦克·奥德和特利·奥德是这块滑板的主人，滑板是用一块木板和一只旧四轮溜冰鞋改装而成的。他俩站在便道上挑剔地观察滑板的运行——两张长着高鼻子的呆板面孔，两对褐色的小眼睛，两头棕红色的头发。特利比麦克稍矮一点儿，因为特利十一岁，而麦克十二岁了。

“后面太长了一点，”特利说，“我早就对你说过。”

“你发疯了吧。”麦克说。

“后轮后面一截长了两厘米，说不定哪天它会向后翻跟头的。”

“那就等着瞧吧。”

这场争论并不激烈，然而约翰·莫尼明白，它会没完没了、不厌其烦地持续好几个小时。他滑的时候并没有觉出滑板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，可是他还是担心地盯着滑板一路滑下山去。“也许后面是长了点儿。”



“它没事儿。”特利马上改变立场同意麦克的意见。奥德家的孩子从来不允许外人介入他们自家人的争论。

安迪靠着一堵又脏又破的砖墙听着这场争论，就像听他的伙伴们的所有讨论一样。靠着墙的一棵赤素馨树



往便道上投下一片阴影，一条流浪的狗爬进阴影下乘凉，就在安迪的脚下。他用脚抚弄着它姜黄色的毛，那条狗就用短粗的尾巴敲击着路面。

马特·帕桑滑完了，他把滑板夹在腋下爬上山来。别的孩子们看着他往上走，穿过高高的秃墙，路过跑马场的售票窗，在穿过瓦多街时停下让过一辆汽车，然后朝最陡的一段路走来。他喘着气，头发贴在潮湿的额头上，尽管是初夏，可天气已经很炎热，他欢快地喊叫着：“直冲跑马场的大门，就像把它砸开了一样。”

“就像砸开了一样！”安迪突然叫喊着，“是吗，马特？”

孩子们耐着性子看着安迪，既不勉强也不客气。他们已经习惯并且认可了安迪。

“该你滑了，安迪，”马特逗弄他说，“来，滑一次！”

安迪不安地笑了笑，等着人家教他。

“得了，马特！”约翰连忙喊道，“安迪，他在骗你，路上汽车太多了。”

安迪又笑了，这一回松了口气。“你别哄我，马特·帕桑！”他叫道，“我才不滑那个东西呢，

它后面一截太长了。”他热情地对他所有的伙伴们笑笑，然后躲到一边，又靠在墙上。

马特走过来，他那张黝黑、快活的脸低下来对着滑板，他摸摸轮子，试试它是否结实。约翰严肃地看着，他那张高颧骨的瘦脸总是很严肃。约翰和麦克·奥德个子一样高，而且是同岁。马特与特利一样，比他们小一岁。他们的眼睛都去盯着滑板了，谁也没有注意一辆灰色的警车悄悄地沿着路边开到了他们身后。警官严厉的声音传到他们耳边时，他们跳开了，盯着自己的脚。

“好啦，孩子们，”警官从车窗冲着外面说，“拿着那块滑板离开马路。我们的麻烦够多的了，你们别再添乱了。走吧，这就走吧。如果再让我抓住你们，我就得跟你们的爸爸打招呼了。”

孩子们很不情愿地散开了。特利嘟哝着：“该我滑了。”便把滑板夹在腋下。他们慢腾腾地穿过街道，向那些丑陋的小房子走去。

只有安迪仍待在原地没动，而且满脸的迷惑。“怎么啦？”他在后面冲大家喊道，“我们没有伤着，对吗？他怎么啦？”他对警官皱皱眉头，又喊道，“约翰！你去哪儿？你没干坏事！”

约翰在路中央停下等着他。“过来，安迪，我们得离开这儿。”

安迪的脸上一副愤怒的神情。他冲着警官大喊着：“他们没干坏事！”他的嘴巴似乎太小太钝了，无法把话说得更快些。“马特——特利——约翰——没干坏事！你是一个催命鬼，你就是个催命鬼。”

约翰和麦克走回来，拉起安迪的胳膊。“住嘴，哥们儿，”他们急切地小声说，“没事儿，我们不在乎。来，没事儿。我告诉你没事儿就没事儿。”

“催命鬼！”安迪喊着，他被伙伴们拉走时仍伸着脖子冲着警官大喊大叫，“最大的大催命鬼！催命鬼！”警官无奈地等待着。他打开了车门，准备随时阻拦住任何突然出现在这条窄街道上的车辆。

“你过不过来？”麦克恼了，“别跟这些警察讲理了。”

“他是个最大的大催命鬼，他就是催命鬼，”安迪愤慨地说着，“你们没干坏事儿。”

“那是为我们好，”约翰安慰他说，“他不想让汽车撞着我们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我们到庙

里看看去。”

安迪皱皱眉头，嘟哝了一句，然后不吱声了。大家催着他就近拐了弯，避开了警察的视线。约翰和麦克松开安迪的胳膊，互相看看，深深地呼出了一口气。特利皱着眉头，他不想被耍弄。马特“唷”了一声，突然又抿嘴轻声笑起来。

“大催命鬼！”安迪气呼呼地说。

大家立刻都笑了，并且用佩服的眼神看着安迪。安迪脸上恶狠狠的怒容消失了。他也嘿嘿地笑了，而且开始有点儿得意了。大家继续往前走，安迪心满意足地落在后面，跟着大家。他的眼睛圆圆的，很蓝，与往日一样平静。他的脸也是圆圆的，像平时一样温和友善。他后脑顶的金发一撮撮地竖着，总是弄不平。

安迪差不多与麦克和约翰一样高，比他们稍微胖一些。从孩子们很小的时候起，那是很久以前了，甚至约翰和麦克都不大记得了，他们就在一起玩儿，在狭小的后院以及阿平顿山的胡同和街道上玩耍。那时候他们彼此差不多，五个孩子几乎分不出谁是谁。大家都愿意跟安迪玩儿。安迪创造出最好玩的游戏；他总是把球和自行车借

给别人；见到别人他总是那么高兴，使得人家仅仅遇见他就觉得很开心。孩子们打架，总是麦克和特利挑起的。约翰为此很烦恼，马特很痛心和吃惊。然而安迪总能使一切平息。约翰照看着两个小不点儿的孩子，很为他们发愁。安迪却使他们感到做游戏时很需要他们。在别的方面，安迪与其他四个孩子都一样。他们几乎同时上学，而且完全一样。后来不知怎么回事，渐渐的，有一扇窗户似乎对安迪关闭了。现在他进了一所特别的学校，孩子们都明白，甚至安迪自己也明白，他与大家不同了。

安迪生活在一扇关闭的窗户后面。当他热情地微笑，大声说话时，他似乎是隔着一层玻璃在说话。当他专注地听别人跟他说话，停顿一会儿等他回答时，似乎别人的话是透过一层玻璃才传进他的耳朵的。有时他与别人同在一处，而他的表情很耐心，一副等待的样子，好像他不知道人家就在他跟前。有时他独自一人走着路，双眼闪着光，满脸准备好的笑容，好像他并没意识到别人早已走开了。有时他会大笑或狂怒，似乎他是在敲打那扇窗户。只要透过玻璃去看东西，安迪

的脸看上去甚至都有点儿变形。然而就因为他是安迪，总是那么热情，那么招人喜欢；总是见人就高兴，而且总小心着不做令人讨厌的人，所以大家仍然跟他是朋友。

安迪和马特住在同一排矮房子里，那些房子连成一片，前门直冲着大街。他们坐在前屋看电视的时候，与便道上的行人只相距几步，相隔一墙。与他们这条街相通的另一条街上有一栋独门独院的房子，很敦实很气派，约翰就住在里面。房子的前窗是凸出的，外墙上装饰着用塑料水果和花朵制成的花环。沿这条街再向前走，有一排造型好看的高房子，阳台上装有细铁网的栅栏。奥德家的孩子就住在这儿的房子里。这些房子的后院围着用木桩和波纹铁做的高高的围栏，门开向一条窄胡同。孩子们拐进了这条胡同，这样特利便把滑板从奥德家的后门推了进去。然后他们继续往前走，穿过陡峭的街道和狭窄的胡同，朝着滨水区走去，那里有中国的庙宇。

“不值得，真的，”麦克指出，“就算你爬上围墙，你能看见什么呢？两三间旧房子，一条龙和一两盏灯笼。这些我们都见过了。我更愿意

在水边的贮木场里闲逛逛。”

“我也去那儿，干吗不去呢？”约翰说，“没多远。”

“进那里我得向你们收费，”马特咧嘴笑着说，“我占了那个贮木场。”

这是孩子们的一种游戏，他们玩了很久了。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们是一半当真一半玩笑的，现在已成习惯了。

“你占了？我以为那是特利的呢。”

“我是几星期前的一天从他那儿买下的，是吧，特利？”

“只花了可怜的八千块钱，”特利嘟哝着说，“我真该向你多要点儿的。”

“你把那八千块花了吗？”麦克问他，“我把那个公共图书馆卖给你吧。”

“不行，那儿太远了——很难看得到。我得先考虑一下，我算计算计。”

“我是杰克逊海岸汽船公司的老板，”约翰突然说。“所有的渡船都归我。”他又补充道。

这时出现了一阵充满敬意的沉默。在这之前还没有人想到过占有汽船公司呢，尽管他们都曾

“拥有”过悉尼所有最有价值的东西。平时他们获得财产的一般办法是相互买卖或者交换。

然而约翰发明了一个新招儿，并且分文不花就到手了。这也是个好招儿。

“用贮木场换你的汽船公司。”马特说。

“拿市政厅跟你换。”特利说。

约翰笑了笑，很为他的新财产得意。“不换，谢谢。我想我得先顾那些渡船。”

这时身后传出个满怀希望的声音。“我有斯戴宾商场，马特！嘿，麦克！我是斯戴宾商场的老板。”

“你不行，”约翰扭头朝后面耐心地解释着，“那商场是老汤姆·斯戴宾的。”

安迪从没弄懂过这个游戏，尽管他尽了最大的努力。但谁也无法使他明白一个人不能简单地占有属于别人的东西。能拥有的只能是公共财产，或者是属于很多人的东西，而你又不可能知道这很多人是谁，也许他们根本就不存在。所以不能把那家商场从老汤姆·斯戴宾手里夺来。

安迪又试了试。“我有警察局。”

大家哈哈大笑，记起了催命鬼警官。